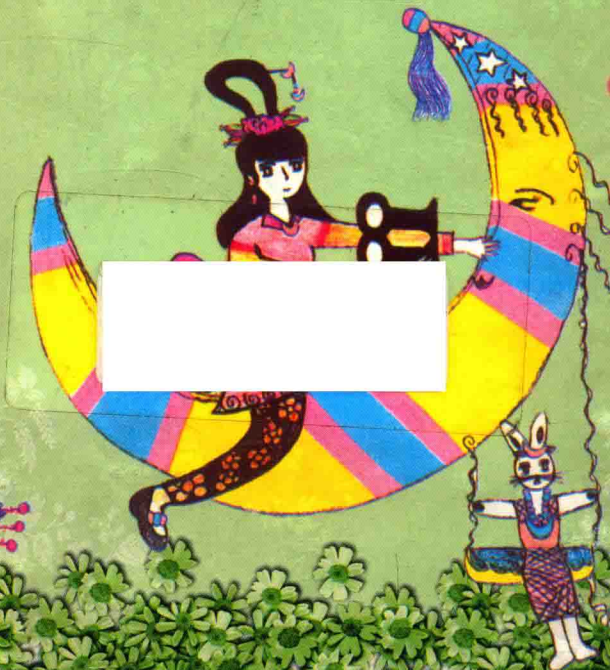


珍藏版

调皮的日子

秦文君 著
戴萦袅 图

2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珍藏版

调皮的日子

秦文君 著
戴萦袅 图

2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秦文君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调皮的日子2: 珍藏版 / 秦文君著. — 沈阳:
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 12
ISBN 978-7-5313-3798-0

I. ①调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78545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80mm × 210mm

印张: 6.25

字数: 110千字

2010年12月第1版

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

责任校对: 于文慧
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印制统筹: 刘成

ISBN 978-7-5313-3798-0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24-62237222

mù lù
目 录

- 一 神奇的码头 /001
- 二 爷爷朱老汉 /008
- 三 奶奶大美人 /016
- 四 金妞的闺房 /022
- 五 泡海澡 /034
- 六 富豪之家 /043
- 七 健忘者 /055
- 八 宠物 /063
- 九 不明白的世界 /072
- 十 藏在袖口的答案 /085
- 十一 玩忽职守的姑父 /095
- 十二 紫苜蓿农场 /102
- 十三 甜蜜的舞会 /114
- 十四 朱咪咪和仙姬 /123
- 十五 起风的日子 /131
- 十六 归途 /138





一 神奇的码头

姑妈朱好好说，码头是个出奇迹的地方。有人走出码头就交好运，捡到金元宝，也有人在码头边掉了魂，捅出乱子。她把这话说了三四遍，要我和表弟小沙下船后紧跟着她，别让陌生人拐走。

“太好了！”小沙对着我叫了一声，“交上大好运，猪头！”

千万别以为“猪头”是我的绰号，它是小沙的口头禅，新近添上的，他在特别快乐和特别生气时都会来这么一句。

码头的确不坏，风潮乎乎的，就像小沙不停地对着我哈气；汽笛声响了一声又一声，就怕别人以为它们的声音不嘹亮。

人群也闹腾着呢，轰隆隆往检票口涌去，像是跑得快能拿大奖似的。地上没有金元宝，连一个破口袋也不会有。有个人掬两个箱子，还提三个背包，好像长两只手不怎么够用似的，可仍然不肯扔掉一件最小的行李，好没趣啊。

我东张西望，仍然盼望能交上好运。小沙看上去比我安分多了，一个劲地低着头，像是要认识周围人的脚指头。

有个先生走路晃着肩，神气活现。那人理着高贵的分头，戴一副墨镜，手腕上有一块金光闪烁的手表，是值钱的金表。他用手提着个沉甸甸的小皮箱，小皮箱格外讲究，带着密码的那种。



他打我身边挤过时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，随后扭头喊了一声：“来啊，跟上。”

这会是什么暗号吗？我倒是愿意弄明白他是否叫我，不管有没有好运。至少，如果跟这个先生走一趟，就有机会看他打开那口沉甸甸的皮箱，瞧瞧里面究竟装有什么昂贵的珍宝。

“朱多星！”有人猛喝一声，“你的魂呢？”

喊话者是我姑妈的丈夫，我的姑父。自从我父母出国后，我就寄居在姑父家。说起我姑父，其实挺容易结识的：这个人走路喜欢背着手，翘起下巴，仿佛身边有一百个人想巴结他，而他一个也不想答理。

假如你在路上遇到一个骄傲成这副样子的先生，而且他是个瘦子，戴眼镜，有着一口白森森的好牙，衣冠楚楚，夏天里穿米色长裤，戴凉帽，总用饭后散步般的速度走路，那么，不必打听了，他肯定就是我姑父，他还是个动不动就用尖嘴钳子拔别人牙齿的牙医。

喜欢姑父的人好像都是女的，比如姑妈，比如姑妈的胖朋友。男的就一样了，就连小沙都不喜欢他的父亲，他听姑父叫，就嘀咕一声：“魂没了就没了呗。猪头！”

对姑父最为反感的是我怀里的小猫朱咪咪。它对着姑父打了个大哈欠，还伸出爪子晃了晃，仿佛在说：免开尊口，拜托！

它是一只公猫，原名叫咪咪，我问它是否愿意跟着我姓朱，它说：“妙！”所以，从那天起，它就正式叫朱咪咪了。朱咪咪最明白什么人有趣，对没多大意思的人看不顺眼，还瞧不起呢。

不过，朱咪咪确实是见多识广的猫。它流浪过一阵，猫肚子里藏着许多秘密的经历。另外，它有跳迪斯科的天才。我指望它



早点学会芭蕾舞，那样，我和小沙就能领着它去世界各地的大剧院演出，它的艺名可以叫“臭美丁不拉叽”，只是，到时去哪儿给一只猫定做全套的演出行头和跳舞软靴？

出了检票口，路边出现一座座石头垒起的房子，房子前摆出各种小摊子，有卖钓竿的，也有卖海螺海珍珠的，还有一个摊子是卖炸大虾的。

姑父让我和小沙原地站着，说他要在附近找一找接船的爷爷。

那排房子中有座玲珑可爱的石头小房子，星星形状的窗子，拱形的木门，墙上攀着绿油油的爬山虎，有两个少年，坐在小房子前的石阶上吹笛子，有人听着好听，就走过去在石阶上放一点钱，也有人走过去放几块贝壳。



敲一敲这温馨小房子的门，来开门的会是谁呢？



突然，朱咪咪弓起身子，毛儿根根竖起，浑身毛茸茸地像一团毛线，它在我怀里拱动，爬上我的肩，纵身一跳，径直朝那两个少年奔去。

两个少年倏地直起身子。

他俩长得极为相像，一人一个大脑袋，高高的额头，宽宽的嘴；两排细小的牙齿。他们皮肤黝黑，湿漉漉地穿着青褐色的紧身服，如果他们坐着相互看一眼，准保像照镜子，彼此能看到自己的模样。要是他们站起来，那就不同了，因为他们一个是大大个子，另一个是小个子。

朱咪咪对着那个大个子“妙不妙不”叫，还去舔人家赤裸的脚面。

我赶紧奔过去，把这丢人的朱咪咪拎起来，可它却不识趣，津津有味地咂着粉红色的舌头。以前，它只对活蹦乱跳的鱼和香喷喷的火腿肠才会露出这样的馋相。

“你这个小浑猫！”我小声骂着朱咪咪，“怎么喜欢舔臭脚呢！”

小沙先前有点闷闷不乐，见朱咪咪出丑，他有点高兴起来，凑过来说：“要舔脚？我免费提供，省得天天洗脚！”

他这样打朱咪咪的歪主意可不行，小沙总穿跑鞋，两只脚臭不可闻，朱咪咪怎么受得了！我说：“你真大方！这十天里，猫食可以省下不少。朱咪咪每天吃你一只脚指头就够了，十天才吃完……”

“那，那就算了。”小沙说，“脚被猫舔起来很痒的，我，我不上当！”

两个少年静静地望着我，他们眨动着眼睛，眼神像波光般熠



熠闪亮。

“他叫年糕。”那个矮个子指着高个子说，“他有秘密轻易不让人猜。”

高个子说：“他叫包子！见到人笑咪咪的！”

我忍住笑，刚想回话，姑父就把我的脑袋扳过去，下手还很重。

我知道，姑父不准我们与陌生人搭讪，他说他不相信陌生人，只相信自己眼睛看上去是好人的人。可他不想想，他是个高度近视，视力还及不上独眼龙。

“不好了！完了！”小沙赌气地跺跺脚，“好东西丢了！猪头。”

我看看他，说：“丢了什么？”

“钱包！”小沙哭丧着脸说，“一只钱包呀！”

这下轮不上我插言了，因为姑父大喊大叫起来，看样子，他情愿丢了魂也不愿丢了钱包，他是个小气的先生，特别是现在发急的样子，眼珠都要弹出来了，叫他三声吝啬鬼的老祖宗也不冤枉。

“我不走了！不走了！”小沙更委屈了，“除非谁赔我一只钱包！”

他的钱包别人可赔不起，鼓鼓囊囊的，大票小票都往里装。这小沙，隔一天两天就数一遍钱，像是记不得自己有多少家产了，其实，他记得分毫不差，假如我抽掉一张，他立刻就会发觉。依我看，这种人数钱等于白数：他数完后不会拿出一点去跑商店的，仍是把钱原封不动地装起来，供下一次再数。

看小沙如此难过，我也很同情，主要是掉了钱包后，他想数



钱就无法数了，其他倒是次要的，反正他横竖不会去花钱，只爱数钱。

这时，我听到姑妈朱好好大声叫起来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爷爷来了！

我急忙拉小沙去迎接爷爷，可他甩开我的手，死犟着在原地不动，说：“少掉一只钱包耶。”

我发现小沙的裤袋鼓突着，正正好好够装一只钱包，就悄悄地伸进手，猛一下把他藏起的宝贝掏出来。怪事，分明就是他的钱包！

“你说谎！钱包明明在这儿！”我举着它说，“你说它丢了，那它就算是我的耶，归我了！”

小沙一把将钱包夺过去，塞回到裤袋里。我以为这下他会老老实实地跟着我走路，可是，他不，他又开腿，撇撇嘴，开口说：“我不走！我掉了一只钱包！”

后来才弄明白，这个贪心的小沙刚才一直低着头盼望在码头上交好运——拾到一只钱包。他丢失的钱包并非裤袋里的那只，而是梦想在码头上捡到的那只。

如果按他这么算，我还丢了一块金表呢。那位有钱的先生让我跟上前，谁知会不会把箱子里多余的金表送我一块。

我姑妈朱好好，大大的好人，还有个天生的好脾气，她搂住小沙的肩，说会另外买一只新钱包送给他，就当是他在码头上交好运捡到的。换了我，早知足了，这样的好事并非每个小孩都能撞上的，可小沙却死也不肯罢休。

小沙吞吞吐吐地说，他想捡到的不是普通的钱包，而是里面一层又一层地装着大额钞票，那些钱请一千个人饱食冰激凌后还



多余几张百元大钞。

拥有这种钱包的十有八九是个大富翁，富翁最爱做的事或许也是不停地数钱，那么他们最拿手的活儿也应该是护住自己的钱包。

我大叫一声：“别傻了，黑心鬼！你忍心让人掉钱包等你去捡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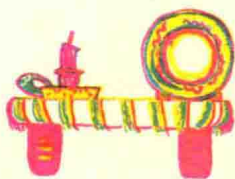
除非，哪路神仙种下一棵怪树，不长叶子，光长钱包，这样，小沙才可能经常大丰收。

姑父拉下脸来，一言不发。他这个人说话时从来不怎么笑，像是在说气话，而不说话时看上去也不见得开心，像在生闷气。

他也在为没捡到钱包而沮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可了不得。因为姑父比小沙更财迷，他想捡的钱包神仙也帮不上忙：一定大得像百宝箱，里面除了有一笔巨款，每天清晨还会准时掉出一块金砖，生日那天或许一口气掉出十几块，多得让人发愁往哪里搬才好。

姑父若想得到这样的稀世珍宝，最后又泡了汤，当然笑不出来。不过，他们不笑，我来笑。聪明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：不交好运也照样快快乐乐，让别人以为你刚捡到好几个钱包……





二 爷爷朱老汉

“吾孙多星！”有个苍老的声音叫着。

我爷爷大步走来，他是个矮老头，但他迈出的步子跟高个子一样大，所以我不打算把他当矮子看。

外人都叫我爷爷“朱老汉”，但这威风的名字只归别人使用，自己家的人，从不那么叫他，比如姑妈叫爷爷“爹”，姑父也这么叫。其实，他是爷爷的女婿，不该那么叫的，应该叫“大人”，这是我同学张潇洒告诉我的。这个人，凡是我知道的事他一声不吭了，我没听说过的事，他样样都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

小沙也叫我爷爷为“爷爷”，不叫外公，他说叫外公听上去像是“别人家的公公”，我知道，那是小沙太好强，他样样都不想输给我，所以，学我的样子。

爷爷来过姑父家，我和小沙都认识他。但我们从没见过奶奶。我们问爷爷为什么不带奶奶到城里玩，爷爷说，奶奶是个大美人，大美人就爱藏在家里照镜子，轻易不让别人看，说着他便哈哈笑，说那镜子像有魔力，奶奶迷得不得了。

爷爷朱老汉走过来了，一只胳膊使劲抱抱我，另一只胳膊使劲抱小沙，抱得那个紧啊！小沙哇哇乱叫，说像被绑架了，快上



不来气了。我想这是爷爷想念我们，否则，谁愿意用这么大的热情拥抱小沙呢？他的衣襟上有剩饭米粒，有吃炸茴香里脊肉落下的油渍，脏兮兮的，还三天两头偷偷地把洗脚的事赖掉。

爷爷亲昵地拍拍姑妈的脑袋，又礼貌地拉了拉朱咪咪的小爪子，唯独对姑父，他不冷不热说了句：“你来了！”

“我来了！”姑父瘪瘪地说，“爹！”

他俩像对暗号似的，对完就结束了，找不到什么多余的话。

爷爷住在金石滩边的渔村里，是个有本事的老中医。他身边带着两件宝贝，一件是奶奶给他缝的药褡子，他背着它东奔西走，药褡子里装着中药、灵芝和仙草什么的；另外一件宝贝是一把带弯柄的油布伞，爷爷用了几十年，听说一把伞连续使用五十年就会成精，说不定，它早已成了伞精灵了，只不过没让外人识破。

其实，我爷爷长得就像神仙，不是那些牛头马面的神怪，而是像个人参仙翁：矮矮的个子，粗粗壮壮，白头发，白胡须，笑声响亮，爱管女的叫“妇女”。

这个可爱的矮老头一眼就发现了在一旁躲躲闪闪的金妞。

“这女孩就是金妞吧？”爷爷说，“你渡过大海来吃我的养心药汤了？”

不是她才怪哩！

我和小沙把金妞推到爷爷跟前，金妞忽闪着大眼睛，怯生生地对爷爷行了个大礼。这种礼节现在已看不到了，只有电影里有，公主才会那么高贵优雅，那种礼就是手指拉着裙边轻轻撑开，膝盖屈一屈，说：“金妞参见朱爷爷。”

突然，姑父叫道：“金妞？这名字相当耳熟！她是不是住我



们弄堂里的？是那个 27 号 501 室的患病的女孩？”

“老天，她跟来了，这可怎么好！”姑妈发愁地说。

姑父和姑妈以前听说过我们弄堂里住着一个叫金妞的病女孩，但他们没见过她。我和小沙在甲板上与金妞玩，姑父还笑呢，他对姑妈说两个小坏蛋眼光不错，挑了全船最漂亮的小女孩做朋友，他还说我们是小花花公子呢！

没听过谁说金妞长得不好看，她的确美，一头秀发留得很长很长，快拖到脚踝上了，眼睛像天上的星星，脸很白很白。小沙说，白雪公主远远不及金妞，理由是如果白雪公主还活着，肯定有一百岁了，一百岁的妇女装了假牙，走路膝盖发抖，怎么可能好看呢。金妞的打扮也出众，披一块蔷薇花的丝巾做披风，裙子上绣了整整一百朵小花，她那双小小的凉鞋晶莹透亮，小沙跟我打赌，说那叫水晶凉鞋。

金妞是个病休的女孩，她妈不肯让她出门，因为她得的是严重的心脏病，那种病，听说连医生的老师的老师也叹气，他们摇着头，使劲按太阳穴，结果却仍开不出管用的药方。

我相信爷爷能救金妞，一定能开出神奇的药方。金妞跟我想得一模一样。可是金妞的妈妈不肯，她和姑父一样，是个不相信陌生人的。可他们不该不信奇迹，听说奇迹只肯去敲那些信它有的人的大门，比如我。

这一次，姑父答应带全家来金石滩探亲，金妞听说后哭起来，央求我们带她一块儿出门。平日，她不是在家就是住在医院里，那两个地方她都住不称心。她想亲眼看看蓝色的大海，看太阳怎么升起，海鸥怎么飞翔，另外，做梦也想在沙滩上建一个大沙堡。最好能在海边找到一只千年不死的老海龟，派它去向蓝鲸



问三声好，再祝福所有的美人鱼生活得自由自在。她还说，爷爷熬的草药汤里肯定有仙草和灵丹，甜丝丝香喷喷的，还能包治百病。

只有坏小子才会对金妞的请求说一句：关我屁事。

我和小沙当然不是铁石心肠的坏小子，我们答应帮她。小沙说他梦见自己长了八条腿，变成非常能干的英雄，金妞从此什么都不必发愁。我想，小沙长这么多腿干什么，难看，像螃蟹先生，每天还要穿四双皮鞋，系八条鞋带，洗起脚来一下子就是一大堆，麻烦死了。可不洗脚又不行，英雄不洗脚传出去会更丢人。

我和小沙终于悄悄地弄到船票，把金妞带到海边了。是我们帮她实现了心愿！

可是，这一切得不到赏识，姑父大为不悦，一个劲地骂我们胆大包天，眼里没大人，还说，这事闹大了，金妞妈妈发现女儿金妞不见了，以为被坏人拐骗了，说不定会报案。

这不是冤枉人吗？我和小沙申辩说没对金妞妈说是因为怕她拦金妞，她不管金妞怎么想，她只管自己怎么想。我们出发前，把金妞写给她妈的信交给曹小娇，她会送去的，信上写下了爷爷家的电话号码。

“那个妇女已经来了不知多少个电话了！”爷爷说，“一个电话女王！”

姑父越发生气，说我们人小鬼大，长大会无法无天的。听他口气，像是巴不得我们现在做小白痴，还有最好不要长大，好永远被他管着。他说着说着，又埋怨是姑妈宠坏了我和小沙，说她从不对我们发火，舍不得严加管束。



他对姑妈说：“看见了吧？翻天了！”

其实，姑妈是被冤枉了，我们所做的带金妞出门的壮举她一点也不知情。换了别人，肯定嚷嚷起来，至少也该跺跺脚，可姑妈朱好好是个天生的好人，她不爱露出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。这个可爱的胖姑妈，永远乐呵呵笑眯眯的，她有点让着姑父，不知是怕他的厉害样子还是宠他，说不定都有点吧。

“别发火啦，看你气的！”她心平气和地说。

姑父更不得了，仿佛要显示他能够生多大的气似的叫着：“翻天了！真是翻天了……”

女孩金妞小声啜泣起来，她是个心肠最软的女孩，她看见一只小猫被人踢倒，或是一枝花被疾风拦腰刮断了，都会流泪的。她看到暴躁的姑父、赔笑脸受委屈的姑妈当然要难过。

姑妈搂过金妞，叹息着，就这么她们脸贴着脸，一会儿，姑妈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金妞了。

可姑父不罢休，仍然说“翻天了”，把这三个字当好词好句，说了一遍又一遍。

幸亏爷爷开口了，他说：“翻不了天。事情已出了，我来顶着。妞妞，别担心！”

爷爷这么一说，姑父便哑口无言了，还涨红了脸。看来张潇洒不是乱说，他说丈人训女婿，女婿只能回答：小的该死。如果敢顶嘴说一句：你算老几？那就是翻天了。

我有点幸灾乐祸，姑父真该有个人管管了。等他尝够了做小辈的滋味，也许就不会老对我们管头管脚。

爷爷高兴起来了，雇来车，拉着行李，一路上谈笑风生。他时不时提到“妞妞”。一会儿念叨说妞妞坐船肯定又乏又累，亏



得老婆子已把新床单铺好了；一会儿又说前两天他就网来不少鱼虾，称来几斤海参，要给妞妞尝尝；还说老婆子买了一段料子，要给妞妞做两身连衣裙。

“爷爷对金妞太好了。”小沙对我说，“不过，他有点老糊涂，把金妞说成妞妞了。猪头。”

“金妞和妞妞反正只差一个字。”我回话道，“就像我不叫你



奶奶要给姑妈朱好好做两身连衣裙。

